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英雄~1

第四回 吳提督大戰漢城 安員外逃難平壤

若非各人懷異志，文武同心國勢興。若是各人懷異志，家國安得有太平。四句提綱敘過，書接上回。上回說的，是那金玉均，領著日本的兵，將閔氏兄弟殺了。又要立逼他們皇上頒布新法。當下驚動了親王李應藩，聽說有這個變動，急忙跑到中國的使館一說，那提督吳長慶，委員袁世凱，帶領著三千兵馬，可就直奔皇宮救駕來了。

好一個高麗親王李應藩，他一到中國使館把兵搬。他言說：「金玉均們作了亂，勾引那日本反了天。只因為辦事不合起反意，他這才領著日兵到宮前。可憐那閔氏兄弟死的苦，他還要立逼皇上把法變。望大人速速發兵馬，一到那皇宮把日兵攔。」吳提督聽說了這個話，立刻的點了兵三千，出離使館把皇宮奔，正遇著日本兵丁在那邊，兩下一見就開了戰，槍炮之聲震耳炫。只聽哨子吱吱的響，彈子穿梭心膽寒。自晨打到正晌午，日本的兵將輸於咱。竹添一郎帶領兵丁敗下去，吳提督追趕在後邊，一連趕了二十里，日本兵已到了仁川邊。吳長慶還要望前趕，袁世凱一邊開了言：「疾風反噬是實理，窮寇莫追是實言。現在不如回去罷，好除治他們那作亂的男。」他這才帶領兵丁回裡走，人人得意面帶歡。人馬回到漢城地，又聽得提督一旁開了言。

話說吳提督帶領人馬，回到漢城，吩咐聲：「大小將官，一齊跟我去拿作亂的金玉均。」眾將官應聲說道：「是！」於是來到玉均家裡把他一家子大大小小盡皆斬首，可就是跑了個玉均。吳長慶尋思一回，說：「他可那裡去了？」尋找多時，並無影跡，可也就回了衙門了。

列明公有所不知，只因他們殺了閔氏兄弟，他又要上皇宮殺閔後。這個時候，國王李熙已經知道有亂，讓護衛軍把宮門守住。金玉均到了，一看把守很嚴緊，他在那等著日兵來到，好一齊闖進宮裡。等了多時，也不見日本兵來，正在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忽有跟人來報說道：「不好了，日本的兵，被中國兵打敗啦！」金玉均一聽這個消息，覺得不好，可就想要逃難，投奔日本。於是走到一個地方，幸與那些作亂之人，遇在一處，可就撲奔上東京大路逃跑。押下此事不表。

單說那日本領事竹添一郎，敗到仁川，看看後邊追兵回去了，他這才放心，慢慢的走。正走之間，忽聽後邊有馬蹄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只見從那邊來了幾匹馬，如飛的一般，來至近前，並不是別人，正是那金玉均，後跟著那一群作亂之人。彼此各道一些受驚的話，於是一齊坐上輪船，可就直奔日本走下來了。

好一個幼小無謀的金玉均，他自己坐在船上犯思尋，說道：「是我要變法強韓國，那料想事情不成敗了軍。家中的老幼不知怎麼樣，大料著必教他們滅了門，全家的老少若是喪了命，豈不是我一人惹起這禍根？思想起讓人心實難忍，這都是自己作的怨何人恨？只恨自己作事無主意，我不該勾引日本去逼君。事不成惹下外人胡談論，思想起怎不讓人痛傷心。」玉均他越思越想越難受，他不住兩眼撲簌落淚痕。哭了聲生身父母難見面，數了聲結髮妻子離了身，事到如今我可把誰瞞怨，到不如身投大海去歸陰，正是他自己要想尋短見，又聽著跟人過來把話雲。

話說金玉均正在船上，不住哭哭啼啼叨念，要去自盡。跟人過來勸道：「大人不要悲傷，咱家中或尚未滅呢？要是滅了，現在死了，也是無益，不如咱到那日本，住上幾年，想個方法報仇，也就是了。」金玉均說道：「咳！事到如今，也只得渾著鬧去吧。」於是止住淚痕，往那日本進發。

這日到了日本，見了伊藤博文，把上項之事說了一遍，伊藤說：「情道是難辦哪，你先在我國住著吧。我與你找個差使，就在我國居官，豈不是好嗎？」金玉均說道：「那我可是感恩不盡了。」這且不表。

單說竹添一郎見了日皇，請敗軍之罪。日皇說：「這不干你事，回去休息去吧。」日皇又把伊藤博文請來，說道：「現在咱們的兵幫著高麗，被中國打敗了，咱們可以怎麼對付他兩國呢？」伊藤說：「要問怎麼辦法，聽為臣道來。」

伊藤他未從開口帶春風，尊了聲：「我皇萬歲臣主公。咱們要吞併朝鮮與中國，必須時時侵到他們權力中。在高麗中國勢力比咱大，想個道兒使喚跟他一般同。因著這個與那中國把約訂，再與那高麗立上約幾宗。讓他們賠上咱兵款十三萬，要除著還教他們把利行。派一位官員往他國中去，連辦交涉代把領事去充。今日不把別人派，還須那位井上馨。我主就當傳旨意，讓他們好往高麗行。」日皇這才傳下旨，井上馨奉了王命出了京。

這日到了韓國內，那些個親日黨們亂哄哄。一個一個來告訴，齊說道：「我國裡頭不尚公。那些個政事全歸女後主，把我們這些個大臣一旁扔。」井君一看他們這個樣，就知道他們辦事必不成，到明日與那李熙把交涉辦，諸般的要求全都應；次又看看他國裡的內治，不由的一見心內驚。不知道甚麼人來把政掌，這政治與前大不同。儼然有個維新的樣，他國內必定有賢能。不用人說知道了，一定是那王妃閔氏把政柄。這個人要是不除治，必為我國的咕懂蟲。事情辦完本國裡報對，著他們的皇上說分明。

話說井上馨在高麗，把事辦完，高麗包他們十三萬元兵款，作為二分半利，又把閔皇后怎麼樣的聰明，想只要除治了，這些事修了一封信，打到本國去了。這且不表。

單說高麗京城，有一家員外，姓安名喚悅公，本是黃榜進士出身，娶妻張氏，就是那雲在霄的表妹。老安人四十餘歲，生了一子，名喚重根，真是長得天庭寶（飽）滿，地閣方圓，年方三歲，精神憐（伶）俐（俐），賽如七八歲的兒童。夫婦二人愛如珍寶。這一日，老員外對著夫人說道：「現在咱們國裡屢次的起亂，要常在這住著，恐怕難免刀兵之戮。我想要上平壤，投奔雲大人那處避難。夫人你意下如何？」夫人道：「我看這個地方，也不可久居，員外你說好便好吧。」於是將家中細軟的東西收拾妥當，又把那些個家人使女，喚到一處說道：「我家想要往平壤搬，不能把你們全帶去，我與你們點東西，各奔他鄉去吧。」遂把些個不帶著的東西，全分給他們。那些個家人使女，各自叩頭謝恩去了。留一個家人安成，又留了一個老媽。套上一輛小車，老安人抱著重根，上了車子。安成趕著，老媽坐車外。老員外備上一匹馬，把門戶倉廩全都封了，出了大門，可就撲奔平壤大路走下來了。

好一個員外名喚悅公，他一心要上平壤躲災星。細軟的東西全都拾到淨，又把那房屋門戶上上封。老安人抱著孩子把車上，員外他也上了馬能行。忽啦啦出了自己大門外，又看那五街鄰舍鬧哄哄。一齊的走至跟前把行錢，都說道：「員外今日避亂兵，我們不久的也要往外走，不能夠常住這個是非坑。」這個說路途上加仔細，防備那胡匪賊人把路橫；那個說要是住店看一看，千萬別存到那個賊店中；這個說孩子可要包好了，躲避著路途以上受寒風。眾鄰人一齊說道：「快走吧，不要擔（耽）誤了你們好路程。」老員外對著眾人使（施）一禮，說道是：「有勞列位好心誠。現如今咱們雖然分了手，望後裡我將來還要回漢城。」說罷了趕起車子上路了，那鄰人一個一個回家中。

那安成手拿鞭子緊著繞，轉眼間就走出了十里程。老員外騎在馬上回頭看，不由的一陣一陣好傷情：「獨只為奸臣當道亂國政，才使我今日逃難離韓京。好難捨我那房間與地土；好難捨親戚朋友各西東；好難捨家人使女他鄉奔；好難捨仁德鄰右患難同。拋家業這才望那平壤去，也不知到在人家怎待成。」安悅公正在馬上胡叨念，看了看西方墜落太陽星。他這才趕著車子把店進，住了一宿明日又要行。走了些高高凹凹不平地，過了些河路碼頭城。到晚間住在招商店，到白日還是把路登。